

欽定魏書

十之十卷
五五九四

魏書卷四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鑿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總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總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麿中世祖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

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帥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曄

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
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
州值葛榮圍逼勅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
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沒賊旣而走免永
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
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
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
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
州刺史諡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搔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
尉轉直閣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
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樂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
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華弟憑字青龍祕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
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
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
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
州刺史道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
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
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
倫輩晚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
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
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
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
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
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
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

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

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
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
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礮元令
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卽與俱載赴軍
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
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
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
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闕又
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
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
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
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
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閣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諡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
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爲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諡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弼弟翼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

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盾弟仲盾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
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
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諡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
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
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
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
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

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冶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

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諡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荊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
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
尙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尙書左丞莊帝初遇
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尙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
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
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
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
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
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
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
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
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諡曰

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
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
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
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
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
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
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
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
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
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李靈傳繪弟系（系北史作緯按李氏宗族見於北史者趙郡太守頤字彥祖生三子思系曾其名系者卽順之父也順與靈爲從父兄繪系俱靈之曾孫不應犯其五世從祖之諱當以緯爲是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魏書卷五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
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
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靡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
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
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
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

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擿詣軍歸款元竝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碭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

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
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
梁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
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
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
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
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
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
冰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

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謹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謹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

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
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
疆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
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
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
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
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
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
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
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

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卽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

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
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
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自
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
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
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
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
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或復遣沈攸之吳憺公
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
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瘡瓦膝行

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愔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愔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

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勲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

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
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
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
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
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
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
道成旣將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
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
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怙然入爲侍中都

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
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
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
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
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
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
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
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
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

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懃負豐南叛每懼奸圖

狡誘同黨

闕

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

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
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
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
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
仍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
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
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立冠素服又
詔曰夫大道疑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立猷以御世聖

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
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
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
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
其選朕旣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
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竝元
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
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
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
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

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
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
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
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
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
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
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
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

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
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
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竝以冲德懸車懿量
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
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
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
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
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
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
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

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旣彰遠近流詠陲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諡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劔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

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
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諡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
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
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

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
刺史高都公諡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
宮高宗卽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
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
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
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
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
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碣
礪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

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旣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旣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旣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

己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禧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禧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

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
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
畢衆敬等深覩存亡飄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
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
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
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
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
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
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

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
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
爲高不悅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
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
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
政不出闔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
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
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
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
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

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竝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

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
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
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
沈文秀抗据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
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
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
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
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

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闔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冶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

沛矣每鑒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
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
白曜祖父相資世曾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
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
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
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
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
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
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
東掃道固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

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
次陽陳顥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
士民怊怛莫不南顧時兵役旣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
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
恩厚三軍懷挾續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
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顥達望塵
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
清靜三齊克定逃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
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
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

氛翳旣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
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勲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
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
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
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
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
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
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
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

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以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

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諡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
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
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
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
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
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
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
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
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

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
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
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
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
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
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
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
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
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

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
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
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
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
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
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
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魏書卷五十

魏書卷五十考證

慕容白曜傳皆以輿爲氏○史炤釋文慕容氏音訛又爲慕輿胡三省辨之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各自爲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臣人

龍

按本書官氏志莫輿氏後改爲輿氏乃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若此以輿爲氏則慕容種族緣懼禍而托之耳

魏書卷五十考證

魏書卷五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勅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

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
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
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
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
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
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
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
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

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

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
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
刺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
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
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
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
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

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諡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

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
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
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
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
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
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
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
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

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

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羗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

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立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
楊頭等率諸氏羗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
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
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
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
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
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
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

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
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

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

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

本或作句

或作句皆疑

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

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
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
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
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
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

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取丘鎮遣步卒五

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諡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

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

一為洮

河大

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强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

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氏羗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闕闕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旣振羣愚懾

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
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
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
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
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
所及卽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
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
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闕
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
前勅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

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之勢卽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
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
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湟太宗時爲侍
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諡曰隱勅文始
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
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
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

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勅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氏羗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旣而僞退冏率衆騰逐勅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勅文分兵二百

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
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
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
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
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
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
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
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
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
東城卽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

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羗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旣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勅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勅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從

夜至旦勅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
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
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勅文以白虎幡宣
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
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勅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
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
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與爲秦地王勅文
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勅文遣使慰喻而元達
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
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

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
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議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
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都護
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
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
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

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卽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

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
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
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
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
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
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
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羗反攻
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
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羗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
羅漢曰卿以勞勤獲敘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

褻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
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旣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
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
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
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
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
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
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羗郎扇惑隴東聚
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羗郎
擒之仇池氏羗叛逆遂甚所在鋒起道路斷絕其賊帥

蚩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闕四

字闕四

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

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

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諡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爲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秣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碻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

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

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僖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

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曰桓

伯恭弟伯遜爲中書

闕

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

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韓茂傳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武安北史作安武下文云假安武侯似以北史爲正

封敕文傳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旣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討度討字應是計字之訛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魏書卷五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

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
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二
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
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
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
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
遂沒於氏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旣有漢中以溫爲輔國
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

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送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

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垓姜脩又分軍據輿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理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

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理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理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理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

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

關

西府

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

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
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
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
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
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
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
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
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

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勘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

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
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
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
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
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
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溫
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

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
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
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
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
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
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
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
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
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疎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鮐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
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鮐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
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
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
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
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
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

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牯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

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

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天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卽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

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
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
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
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
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
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
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
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

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
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
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
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諡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
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

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
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
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
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立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
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
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
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
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

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立古悠

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
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
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
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
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詖蔽其
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
屑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
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地銜
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
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

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立錄夕惕乾乾
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
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
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
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網未振華裔殊風九服
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
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
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
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
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旣深情期

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蒼廻連
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峩恒嶺滉瀆滄溟山
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
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
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

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

音俗無異徑

其三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

旨帝用訓詁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

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

墳無疑割典無滯泮

其五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

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

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

其七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

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

易矩

其八

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

有運閭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其九

諮疑祕省訪滯

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

樂採研詩書

其十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

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菀

其十一

文以

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覲良閭

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

其二

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

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得敘其懷欣於
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
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
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
分旣承雅贈卽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誦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
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
城振彩涼區

其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

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僑響駭華戎

其二

響駭伊

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蕃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其三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

其四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

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

其五

明升非論信漸難兼體

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旣慙朱闕亦愧

閭閻

其六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

其七

遠思古賢內尋

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

楊豈獲恬止

其八

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

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

其九

在昔平

吳二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

我思與之均於紵縞

其十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其十一

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

屢空亦敞兩間可守安有回賜

其十二

詩以言志志以表

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日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

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

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
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
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
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
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
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
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
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瓊暮

瑣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
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
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羈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
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
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
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
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
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
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狗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

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

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

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

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

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

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

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

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

聲其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儵有名於西土父玖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收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

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日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

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嵩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
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
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矧時老矣在
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
本或作悲亦作匪窟遇疾而卒矧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
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
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
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
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
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覺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
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
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
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

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

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僞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
子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
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
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
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
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
其名字論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
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

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

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
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
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
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
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
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
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
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爾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

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

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宗欽傳宗欽○宗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無忘歲寒○詩凡十三章此句下應如前注其十三三字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魏書卷五十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
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
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
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
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
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
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
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
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諡曰
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
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
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
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

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

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
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
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
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
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
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
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
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
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
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
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
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
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
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
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
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

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

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餽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澗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

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
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
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
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
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
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
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
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
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

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

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
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
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
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
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翻水魏國君
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
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
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
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竝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
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
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
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
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
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
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
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

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
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
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
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
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
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
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
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
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

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蹟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蹟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

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竝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寘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

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竝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

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

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

棘子諡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墮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

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

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
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
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
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
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
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
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
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
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

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
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
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
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
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
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
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

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

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間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

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貨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

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

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
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
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
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
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
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
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
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寘也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
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

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

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

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竒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旣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

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
廈崇威於中業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
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
皇運統天協纂乾歷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
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
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
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
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

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
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
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
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
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
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
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
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
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算已定今大將軍進公
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

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
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
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
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
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
旣炎旱秋故雨多立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
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
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
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

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竝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于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鑿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

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以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

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
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
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
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
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
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
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
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
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

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

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

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闕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

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
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旣非神焉
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旣
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
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
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
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
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

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來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

預此醮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
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
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
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
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旣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
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
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
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
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

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

有巧思北京明堂園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
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
匠制几案盈積剗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
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
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
四十而鬢鬚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
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
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
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
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

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灑洛朝選

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
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
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旣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
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
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
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
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
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卽嶺旋鑿覆舟躬睇塋
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
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

臺啓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
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
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
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沖之
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
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
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
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
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膺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列傳第四十一○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
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詳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
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目錄
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
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
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
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
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傳疑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魏書卷五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儻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

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
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
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閻
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
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
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
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
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欵塞九有宅
心於是從容開覽希心玄奧尙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
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
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
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
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
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
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
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立化外暢惠鑒內
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

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
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
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
黃龍蜿蜿遊鱗弈弈沖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
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
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
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
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
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

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閣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

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
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尙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
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
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
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
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
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

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

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閣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尙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

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

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
閭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
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
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
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
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
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
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
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

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
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
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
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
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
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
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
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
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

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
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
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
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
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
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
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
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
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
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闔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則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

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
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
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
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
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爲首蠕蠕子
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
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
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
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
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誇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

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孺孺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

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
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
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
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
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
行之日何先何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
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
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
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

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尙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

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

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彛倫斃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勤之以禮綏之以和

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
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
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
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
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
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
關苑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
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
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
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

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聞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

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
曰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
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
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
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
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
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特本爲迎
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
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
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

貽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郡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

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
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
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剋其城戍鎮已定而
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
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
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
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
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
敵覺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
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闕朝於

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

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每請本

州以自効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

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
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閩歷官六朝著勲五
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籛金
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
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閩進陟北邙上望
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
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諡
曰文侯閩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
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
服閩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

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

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宜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閻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游雅傳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史記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所稱趙靈之築長城也。又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所稱秦始之築長城也。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魏書卷五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高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

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
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我今遣
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
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
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
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
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
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年履道不渝

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
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
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
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
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
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
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
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諡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

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

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

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敵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

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

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欵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

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
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
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
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諡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孰好經傳手不
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
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
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
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
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

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

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
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
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
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
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
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
利不感感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
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
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

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贖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

關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
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
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
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
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
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
去官高祖南征死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
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
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
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

及世宗卽位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歛暨于啓祖山陵
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
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
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
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
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
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
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
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宫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
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
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
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
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
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
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

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
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
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
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
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
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
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
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
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
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
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
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
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
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
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
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
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

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

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
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
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
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
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
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
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
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
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
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

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

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
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禰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
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
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
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
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
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
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
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

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立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閻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

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

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

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沉雅

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
刺史諡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
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
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
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曰
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
王懌爲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

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廡以詩賦授弟元吉歷
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
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
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
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
殿講孝經廡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
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
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廡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騰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
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騰應對閑敏帝善之

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廩
之死騰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
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
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騰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
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騰前後受敕接
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
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
南青州刺史

廩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廡死粹招
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
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
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
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
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
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
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
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

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
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
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
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
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
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寇淮北數年
而死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
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玃於京師數年後
以玃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

憚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
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
憚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
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
憚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
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
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
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筭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
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
郎筭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
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
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
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

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
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爾朱
世龍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
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
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
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旣還奉送所持節
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
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

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
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
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
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
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
州刺史諡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
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剋
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鑿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

剋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
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歛於
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欵兼給事黃門侍
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
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
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
卒諡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修克隆堂構正情
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
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
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游明根傳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臣人龍按本

書游雅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北史游明根卽附雅傳後謂爲雅從祖弟竊疑本書五十四五兩卷亦必有一非魏收之舊者否則此處應如北史稱雅從祖弟不應複云廣平任人矣

劉芳傳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元字下汲古閣本有一龜字